

没有墓碑的墓

赵国安 著



民族出版社

没有墓碑的墓

赵国安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墓碑的墓/赵国安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8
ISBN 7-105-03125-5

I. 没…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812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北京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210 千字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1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谨以此书

**献给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牺
牲的达斡尔族英雄**

序

特·赛音巴雅尔

春暖花开的一天，民族出版社的副编审安平平同志来电话，说：“赛音老师，黑龙江省富裕县赵国安同志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没有墓碑的墓》，是反映达斡尔族人民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英雄故事，写得不错，我们民族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作者希望您给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写个序，您同意吗？”

赵国安，我虽然未见过面，但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他是达斡尔族。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给我们《民族文学》^①写过散文和小说，我看过他的作品，很有思想，有民族特点和地方色彩，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可能是多年做编辑工作的职业习惯，我每当看见自己所认识的作家，特别是自己所发现和培育过的作家，进步较快，写出来的作品一部比一部好时，我高兴的心情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说实在的，听到赵国安同志写了一部反映自己民族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喜讯后，比自己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还高兴。所以，给他写序的事儿，我欣然接受了。

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国家。五十六个民族是五十六朵鲜花，达斡尔族是五十六朵鲜花之一，有自己的独特魅力，有自己的特殊贡献。达斡尔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旗的南屯一带和海拉尔市，也居住在黑龙江省的讷河、甘南、富裕等县和

^① 《民族文学》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唯一的国内外发行的少数民族文学月刊。

齐齐哈尔市，还有一部分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城地区，是我国北方具有悠久历史和农业文化的民族。他们性格直爽，热情豪放，勤劳善良，能歌善舞，英勇善战。据文史记载，达斡尔族可能是辽代契丹族后裔，“达斡尔”之名最早见于元末明初。许多世纪以来，达斡尔族人民以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智慧，与汉、蒙古等各族人民一起，开发祖国的北部边疆，建设祖国的北部边疆，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抗击外来侵略者，多次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1643年，沙皇俄国第一次侵入我国黑龙江领域时，达斡尔人民首先奋起反侵略斗争，给沙皇俄国沉重的打击，在为保卫祖国领土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历史上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页。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建立伪“满洲国”，同时大规模地向内地进军，执行“抢光、烧光、杀光”政策，给我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时，具有反侵略英勇传统的达斡尔人民又举起抗日旗帜，或自己成立抗日游击队，或参加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与日本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善战、勇敢杀敌，为民族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美丽的青春，有的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春去夏来的一天，安平平同志给我送来了长篇小说《没有墓碑的墓》的清样，我冒着夏天的炎热一口气读完了这洋洋洒洒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我的感想是：描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很多。但是，达斡尔族作家写的，描写达斡尔族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和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我认为这还是第一部。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挖掘生活当中的一个未被作家们注意、甚至被作家们忽略的局部，汲取题材、主题、故事、情节、语言和诗情画意，以布拉日旗贝子府为主要背景，描写贝子府奴隶莫日根、额吉勒、固

乐库等三个小伙伴的因为人生追求不同而走上截然不同道路的故事，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达斡尔族人民的向往光明、向往自由、反对压迫、反对侵略的生活斗争画卷。作者通过描写达斡尔、蒙古、汉和日本大和民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团结、友谊和爱情，吹出一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号角，唱出一首民族团结和纯真爱情的赞歌。这部小说里穿插着两条爱情线，一个是莫日根和桑吉玛的爱情，一个是白老师和奈子的爱情，这两个爱情故事虽然都以悲剧结束，但都是纯洁的，是高尚的。这里值得提出的是：作者描写白老师和奈子的爱情故事，描写他们的爱情结晶——中村诚志的应征入伍，来中国，参加战争，但反对这场战争，暗中帮助中国人，在一次战斗中，中国士兵莫日根为掩护他而英勇牺牲的故事，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意，说明日本人民也是不愿打仗的，是爱好和平的；友好相处不仅是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给白老师和奈子带来家破和人散，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死亡，都是由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所造成的。所以，要和平，就要制止侵略战争，而制止侵略战争，就得把这些战争狂人们先消灭掉。只有这样，白老师和奈子一家才能团圆幸福，中日两国人民才能友好相处，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平稳定地向前发展。奈子在临终前给他的中国丈夫的信中写道：“据阿志所言，一位中国士兵为救他而死，从这个士兵身上看到中国这一古老的、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是善良的，友好的；也说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为自己能在这样的国家有一位好丈夫而自豪。务请您照顾好他的家属，如能允许，让阿志每年回中国为其扫墓一次。”这封信里，奈子不仅表达了对中国丈夫的敬佩之情，而且也表达了她对中国这个古老文明国家的无限崇尚和热爱。我认为：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小说中讲述的英雄们的故事、揭露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以及奈子从内心里发出的肺腑之言，这一切在当今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有所抬头，日本官方个别人一再尝试改写这段历史，口口声声说他们没有侵华，而是“协助中国改变中国的殖民地位”等情况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小说的结构比较完整。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很曲折复杂，但很合理，很吸引人。在艺术手法上，作者善于设置悬念，形成一个个连环扣。如：莫日根空手捉狼、智斗“红鼻子”大喇嘛和“绿豆绳”、军营三次遇险、戈壁起义、家乡解放等等情节都很精彩，使人觉得真实、生动和感人。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作者下了很大功夫，不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性格鲜明，有血有肉，颇具个性。如：正面人物莫日根的正直、粗犷、豪放和勇敢；桑吉玛的泼辣、刚强、纯洁和热情；额吉勒的真诚、沉稳和内向；白老师的远见、卓识和威望；刘大叔的质朴和热心；扎布的刚烈和果断；布伦的重感情和讲义气；反面人物老贝子的无耻，小哈特恩的卑鄙，西巴的奸诈，吉尔格拉的邪恶，固乐库的卑琐；还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龟板的阴险，山田的狡猾，川岛的毒辣，松野的凶残。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面貌、性格和品质，在作者的笔下，都刻画得十分鲜明、形象和生动。

小说的语言也好，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地方色彩。如：

莫日根口气缓缓，也紧靠着额吉勒，并肩坐到柴堆上：“我纳闷，贝子和日本人打了一仗，咋又好起来了呢？”

“乌龟打王八，打完才知道是一类的。”额吉勒愤愤地站起来。

固乐库奸笑着对额吉勒说：“我死了也值得，因为我已经过了十几年的痛痛快快的日子。你虽然没死，却没享过一天福，没和女人睡过一天觉，活着有啥意思？而且，你的手……”

额吉勒打断了他无休止的令人生厌的话，说：“你永远

也不能明白一个正直人的思想和行为，就像一个趋臭附尸的苍蝇不能理解飞翔在长空的雄鹰；卧在食槽的毛驴不能理解奔驰在草原上的骏马一样。而且，你连苍蝇和毛驴都不如，你是一条毒蛇！”

这些话，不仅准确得体，而且非常幽默，有达斡尔族语言特点。

在小说中“不爬艰险的高山，到不了广阔的草原”、“打了一辈子雁，到头来却让雁啄瞎了眼睛”等达斡尔族谚语的运用和“站在远方望哟，白云正在飘荡；心上的人儿哟，如今你在何方？高山向我笑哟，风儿正在欢忙；好心的云儿求你哟，把我带到亲人旁”。“飞翔的雄鹰哟，你可曾去过边疆；飘荡的白云哟，你可曾去过战场；美丽的乌茹勒哟，盼望情人打胜仗；啊呢耶……”等达斡尔族古老情歌的运用，不仅准确有力地表达了人物的思想感情，而且也增加了作品的民族特点和地方色彩。

在小说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也有诗情画意，有景有情，如：把解放后的布拉日旗描写成这样：

正是山青水绿，郁郁葱葱的季节。

南甸子的野花都开了：有繁星似的野菊，火红的百合，湛蓝的马兰，紫色的芥梗，黄的蒲公英……这些鲜花把镶嵌在乌裕尔河畔的明珠——布拉日旗打扮得更美了。

贝子府，现在是旗人民政府所在地，旗杆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

作者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谈了他的创作动机和创作过程。他说：“我的大伯父在四平战争中牺牲；二伯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父亲参加过“三大战役”，后又到朝鲜，在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战场上多次立功，复员后回到家乡任村党支部书记；老叔在伪满洲国时被抓去当国兵，在地下共产党组织的感召下举行起

义，参加燕北抗日民主联军，打游击战，给日本侵略者沉重地打击。日本投降后，他退伍到铁路工作，当过列车员、列车长；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又到朝鲜，在钢铁运输战线上荣立战功。我小时候多次听到他们讲述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那些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使我羡慕不已。自从我长大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后，便萌发了把他们的那些英雄事迹都写出来的欲望。我总觉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场大剧中，有诸多的各民族的英雄人物上台演出，而我们的达斡尔族英雄人物也登台演出过，我应当为他们唱一首赞歌，让他们的为民族为祖国英勇战斗敢于牺牲的精神和高大形象世代留在人们的心中。于是，我利用学校放寒暑假的休息时间，把那些过去听到的故事进行回忆，然后记录、整理、穿线和艺术加工，经过几个酷热和严寒，终于写出了这部长篇小说。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描写的大部分人物都有原型，大部分故事都是真事，只有几个人物和小部分情节是根据主题的需要而虚构的。”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自己塑造的人物是非常了解的，对自己描写的故事和环境是非常熟悉的，都是他周围的人物和在他周围发生的事情，他对这些人和事情是有感情的。所以，写出来的作品自然而然真实的，感人的。

当然，这部小说不是十全十美，也有不足之处。一是对生活细节描写不够，如果这方面作者再下点功夫，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会更强。二是结尾受了达斡尔族民间文学的影响，各种矛盾都得到圆满解决，各种人物的命运都有明确交待。这种结尾，不留给读者深思的余地，而在现实生活中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即使旧的矛盾被解决了，新的矛盾仍然会产生。

二十多年前，我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工作时，多次去过达斡尔族居住地区，甚至黑龙江省的讷河、富裕、甘南等县和齐齐哈尔市也去过。那些地方我有很多达斡尔族朋友，对他们的

性格特征、生活习惯和民族风情，我还是了解的。所以，我读这部小说时，就像故地重游，就像与朋友们久别重逢，心里有一种十分熟悉和亲切之感。为此，写这篇序时也觉得非常顺利和愉快。

对一个作家来说，写完一部作品，同时也被出版，并将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这时肯定会产生一种因自己所承担的工程竣工之后的轻松、愉快和满足的喜悦心情，但这是短暂的，而且只能成为他的过去，只有下一部作品的开始创作和顺利完成，才是他的今天和明天。我希望赵国安同志，牢记达斡尔族的“不爬艰险的高山，到不了广阔的草原”这一谚语，总结过去创作上的经验教训，取长补短，再接再厉，写出你的下一部作品，如果你要想把它写得更好，那你就必须下决心爬更艰险的高山。我相信，高山那边肯定有更广阔更美丽更富饶的大草原！

1998年6月26日

于北京

引 子

携着春天气息的南风又如期来到了塞北。尽管姗姗来迟，但依然给大地披上了绿衣、带来了温暖。报春的燕子在空中往来梭巡，仿佛在寻找春的足迹；田野的小草迫不及待地伸出耳朵，好像在谛听春天的声音。天地间充满了勃勃的生气。

放学前，我向学生们布置了明天扫墓的事情，又留下几个学生把花圈赶制出来。

我们龙泉村有个小小烈士陵园。它坐落在风景最美的龙涎泉旁边的山岗上，四周青松环绕。这些松树是每年我校的少先队员和来自外地的瞻仰者和凭吊者们栽种的。松树活像披着绿色衣裙的少女，棵棵相靠，枝杈相交，紧紧偎在一起，形成一堵墙壁；阻挡着嫩江平原特有的、春风中挟裹的尘沙，恬静地陪伴着地下的英灵。它们又像一队荷枪的士兵，静静地守护在陵园的四周。中间是平坦的草地，春天绿茸茸，秋天黄灿灿，活像一张四季变色的毛毯。毛毯上面还零星点缀几株野花：有黄的蒲公英、红的野百合、紫的介梗草……使毛毯更加艳丽、华贵。仿佛怕吵醒安眠在地下的英灵，偶尔出现几只白蝴蝶，在“地毯”上空悄无声息地翻动着翅膀；也许怕烈士们太寂寞，这里时而响起一阵松树的絮语、蛐蛐的鸣叫、鸟儿的鸣啭。总之，陵园肃穆、幽静、芬芳……

站在那儿向南极目远望，嫩江平原宽广无垠，极远处隐约出现一二处群集的农舍及村落，朦胧的轮廓宛若童话中描写的境界，吸引着人们的遐思和神往。一束高压线凌空飞过，直插进湛蓝湛蓝的天空中，活像升入天上的空中索道；仿佛一登上缆车，就会在微风吹送下，顺着这条索道，到达极乐世界似的。蜿蜒的乌裕尔河从平原腹地流过，活像蚯蚓在一伸一屈地蠕动。河上不

时飘过一叶扁舟，“唧唧……”渔人用木棒敲击着船帮，被驱赶着的鱼儿急惶惶地在四处逃遁中，被事先下好的丝挂子抓获。渔人抖动手中的丝挂子，上面的鲫鱼、鲤鱼、柳根儿、白鲢等不停地扭动、翻转、跳跃，企图逃脱。然而，鱼儿越挣扎越紧，身上的鳞片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银光。河两岸低处是芦苇荡，一到夏天，高高的芦苇把河床掩藏起来，小船在狭窄的河面行舟。两边苇墙耸立，幽静、神秘，令人有隔世之感。高处有肥美的大草原，长着茂密的三棱草、小燕张、红眼巴，东北三宝之一的乌拉草，几乎随处可见。一簇簇，一丛丛，密密麻麻。黄绿色的草梢上泛着红色，水洼附近和离岸较远处稀疏地夹杂着一些黄瓜香、撂吊子。倘若遇上绵绵细雨，草丛中这一处、那一处会冒出圆圆的、白白的蘑菇来。大大小小的蘑菇，不规则地形成大至约5米、小的约1米的蘑菇群，一环靠一环，煞是好看。

时而有融合着鱼腥和泥土馨香的微风，在如海的芦苇荡上吹过。霎时，远处那些“童话中的农舍”，又像在碧波荡漾中的小船，在翻滚的苇浪中穿行。而苇荡又发出时远时近、时大时小的“沙沙”声，和谐地加入到大自然的合奏中。

草原上东一堆，西一滩布满了滚珠泻玉般的羊群、红玛瑙般的马群及黄金般的牛群。牧人们坐在高处谈笑着，不时有人跃上马背，挥舞着鞭子，箭一般地朝畜群奔去，把企图离群跑远的牲畜圈回来。站在远处的伙伴们则高声谈笑着，挥舞着手臂和帽子，甚至还有人蹦跳着，呼喊。而那头妄想争取“恋爱自由”的牦牛，见骑马牧童的鞭子就要落在身上，便不情愿地、可怜兮兮地望了几眼远处的另一畜群，一边摇着粗壮的脖颈，一边贪婪地啃噬着野草，时而从腑腔中发出一种低沉的吼声，时而昂头“哞哞”长啸，似乎在向主人示威。然而，在主人的喝叱下，还是乖乖踱进群体中来。呵！好一幅草原放牧图！

近处，是终年流淌、长歌不息的龙涎泉。泉水清甜，深冬水

暖，酷暑沁凉，潺潺清流从美丽的五色石上流过，发出“叮叮咚咚”悦耳的声音，像无数架木琴在奏响。既显得绮丽和谐而又具有神奇的魅力。在皎洁的月光下，成双成对的情侣偎依在敖包山下，深情地吟唱着优美的《敖包相会》。然而，从前巍峨的敖包山只剩了大半截，顶部的敖包没有了，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坑，盛满雨水，活像个“小天池”。

陵园内共有七座坟墓。六位是在解放龙泉村（前身是布拉日旗）的战斗中牺牲的汉族同志，另一个没有墓碑，据说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本地达斡尔族人。在“文革”中，上面派来的“深挖”工作组以“为敌人而死，比鸿毛还轻，不应树碑立传”为由，在破除迷信，铲除敖包的同时，把“光复”^①后，民主联军为该墓竖的石碑挖走了。当时的大队支书——额吉勒大叔为保护墓碑曾不顾一切地奋力制止，结果反被工作组免了职；并以“包庇坏人”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批斗……

听说，挖敖包时，被逼迫来的农牧民谁也不肯动手，只在远处观望，不敢靠前，好像敖包是个卧在那儿虎视眈眈的怪物，仿佛会随时扑过来一样。

工作队的刘组长见状，凶神恶煞般地吼叫着。农牧民在恐吓和威胁下，虽然来到了敖包山下，仍不肯举镐。刘组长只好抓出一个典型，在场地临时开了个小小批斗会。真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批斗会还未开完，镐头相继举了起来，但谁也不肯第一个将镐头落下来。时间长了，有人手举酸了，颤颤地坐在地上，哼哼着装病，嚷叫肚子痛。也有人扔了镐头，抱着头，神经质般地无目标乱走。刘组长大怒，粗野地喝骂，用那双阴沉刻毒的眸子慢慢地掠过每一个面孔。他不相信，这群人如此愚顽，竟没有一个响应“党”的号召。

^① 指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

可他并不知道，几百年来，这里的农牧民祖祖辈辈相信敖包中的神灵胜于一切，迷信思想——对神的敬畏，对鬼的恐惧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躯体。他们害怕由此招来的灾祸殃及自己，乃至后代。为此，他们虽然高举着镐头，但是谁也不肯首先落下来。随着时间一分一分延长，他们的胳膊在发抖，腿在抽筋，汗从两腮流了下来。眼睛木然地望着地面，不知是有意避开刘组长阴沉的目光，还是心力交瘁难以支撑。

刘组长见其任百般恐吓、辱骂俱不奏效，一个个围着敖包做欲刨状，就是不肯落镐，仿佛真像被神灵使了定身法一般，不由得怒火中烧，冲上去，夺过一把镐来，亲自“吭哧，吭哧”地刨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仍不见有人动镐，便扭头一看，见大伙儿正用镐把拄着下巴，歪着脑袋瞧着他，活像在欣赏杂耍班子里的猴儿。他心中顿时涌起一种无可名状的羞恼，便也停下镐头，站直身子，一边解开扣子，用手帕在腮帮、搓板般的肋骨上擦着，一边冷笑道：“不是怕鬼吗？我先刨了，你们还怕个屁？还不他妈的快干！”

大家无奈，这才叨叨咕咕说了一通：“都是那小子逼着干的，佛爷怪罪就惩罚他吧！”说过这类话之后，轻轻地落下镐来。刘组长脱光上衣，浑身臭汗，边干边吆喝、怒骂。进度仍十分缓慢，七八天才挖到佛像所在处。

没等别人汇报，刘组长便急不可耐地扒开众人，抢先跳入坑内，像土拨鼠那样，前刨后蹬，真有股为破“四旧”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劲头。俄顷，他又气喘吁吁、满脸泥灰、哭丧着脸爬了上来，垂头丧气地走到墓地，背靠着墓碑坐了下来，一边用帽子扇着风，一边呆呆地发愣。

原来，他不知在哪儿听说，敖包里有一尊纯金打造的佛像，领导安排各组去向的时候，他自告奋勇到龙泉来。说什么龙泉是“封、资、修的老窝，狭隘民族思想的根基”等等，应该派斗争

性强，立场坚定的人到龙涎泉。获准后，他着实美了几天，一下汽车，先围绕敖包转了三圈，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立即布置工作，把挖敖包放在工作的首位，其它工作均为挖敖包让路。然而，当他眉开眼笑地把佛像抱在怀里一看，竟是铜的，并且已挂满斑驳的绿锈，顿时泄了气。

当大家向他请示，可否回家时，他站了起来，扭过身，看了看碑上的字，有气无处撒地说：“不是说这小子是因为救日本鬼子而死的吗？为敌人而死，还他妈树碑立传？”又用手摸掌一下下巴颏，想了想，“把这碑挖了！”大家互相看了看，没敢吱声。唉！连敖包都挖了，这碑又算个啥？干吧！

正叮叮咣咣地干着，额吉勒大叔闻讯跑来，边跑边喊：“那是英雄碑，不能挖呵！”

大家见状，停止挖掘看着刘组长。可是，额吉勒大叔正在“靠边站”，也自身难保，还能管啥？刘组长对他还算客气，没有呵叱：“为救敌人而死，能算英雄吗？……啥？不是敌人？是啥？是同志？”他说着，摊开两手，左右晃了晃脑袋，“如今那个被他救过的鬼子听说还在日本，咋不是敌人？”说完便蛮横地挥舞手臂指挥：“挖！出啥事我负责！”不再理会额吉勒。

额吉勒冲上来抱住墓碑，悲恸地说：“如果你们要挖，就先把我砸死吧！”

刘组长命人把额吉勒架走后，两手叉腰，狗咬尾巴——转开磨，而口也不闲着，唾沫星子乱飞：“我他妈真怀疑这个村支部书记是个什么东西，拉回去开会批斗，让他交代自己的问题。倘若执迷不悟，双开！”

额吉勒大叔被两个造反派架着胳膊拖走了。在他拼命的呼喊声中，两条腿在地上拖起一股烟尘，那阵式活像被拖去处死一般凄惨可怖。

墓碑挖出来后，刘组长用手摸了摸，仿佛是一位考古学家在

对一件珍奇的文物进行鉴定似的：“这石头……嗯……挺好！真能用它干点啥。”说完，便让人找了几根杠子和大绳，把碑石抬了回去。

后来，那铜佛像也不知被哪个有心人卖了或换酒喝了，也许是又偷着藏起来了。而那墓碑，让刘组长用胶轮拖拉机弄回家，请石匠分割成很多块，在门前垒了个花坛。此举行动，是刘组长冲着敖包来的，墓碑只不过捎带着占了个便宜。

奇怪的是，这几年，一到清明，那座无碑墓前，总有一位两鬓花白，衣着考究的老者伫立于墓前。那是来自日本的友好使者——日中友协副主席中村诚志先生。据了解，他在战后，一直为日中友好做着不懈的努力。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他找到这里，大概是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吧，每年清明必来一次，在墓前放上一束鲜花或一个精致的花环。而额吉勒大叔也会前来，他俩一起添土，然后在墓前静默许久。

果然，第二天清晨，我带着学生们抬着花圈，扛着铁锹及扫墓工具走到离陵园很远的地方，透过松树的缝隙，已看到他熟悉的、伫立着的身影以及被风吹乱的斑白的头发了。

我不明白，这究竟是咋回事。我曾打听过，但无人知道，想问问额吉勒大叔，又没有机会，唉！真是个谜！

像每次一样，没有惊动他，我一边指挥学生进行悼念和扫墓，一边暗暗观察。只见他低垂着头，长时间一动不动，就像木雕泥塑一般。他的泪水顺脸颊流下来，显得无限悲恸。

没过多久，额吉勒大叔来了。呵，桑吉玛大婶也来了。大叔虽然年岁大了，又被“折腾”过，但身体硬朗得很。他高高的个子，满面红光，步态矫健，无龙钟老态的迹象。而性格开朗的大婶仍很俊俏，虽然随着岁月的磨炼，眼角已有几根细密的皱纹，但面部其它部分都很平展，温柔而美丽的眼睛充满着贤淑的光芒。我猜想：她年轻时一定更漂亮。他们的儿子原在生产队放